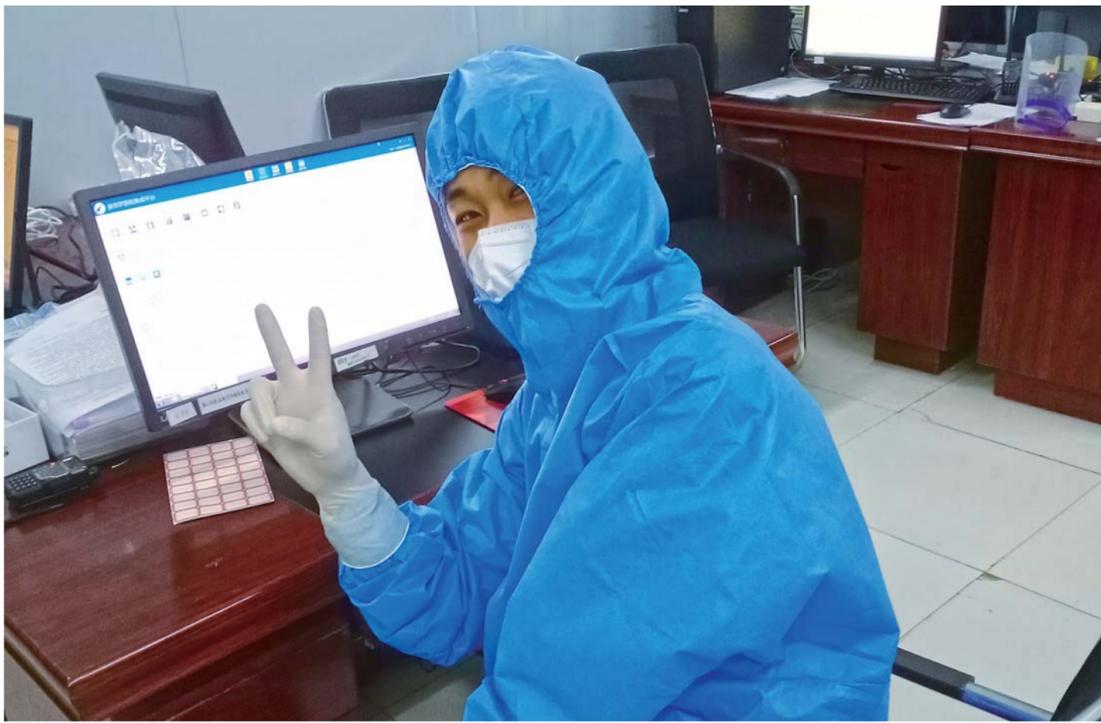


陕西一学生志愿者援鄂59天

十八岁“逆行”，只因钟南山那句话



▲湖北省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，朱如归在工作间隙，打出胜利的手势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朱如归的手机“叮咚”响起，微信群里的一条消息，让他从床上一跃而起。“呼吸内科最后一位患者出院，清零了！”激动异常，眼眶红润。朱如归说，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拼搏的价值与生命的可贵。

3月24日清晨，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汤晓燕和同事来为朱如归送行。“你为孝昌拼过命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”朱如归又一次红了眼眶。自从去了湖北，他“泪点变低了”。

本报记者陈晨、孙正好

从湖北归来，朱如归删了很多条朋友圈记录。

时光像是被掐掉了一段。但那些记录着振奋与低落、忐忑与平静的片段，已被他珍藏于心。

两个多月前，18岁的陕西省眉县职业教育中心二年级学生，乘火车、搭汽车、转步行，只身前往千里之外的湖北孝昌，在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隔离病区担任志愿者。

在那里，他见证生死，也经历了不一样的成长。回到校园，恍若隔世。每当同学问起在湖北的经历，他都莞尔一笑，简单回答一句“还好”。

其实，那段日子已刻骨铭心。

大年初一，他瞒着家人“逆行”湖北

“人家觉得我太小，又这么远，担心安全无法保障，都劝我留在家中。”片刻犹豫之后，他还是决定要去，理由很“冲动”——“84岁的老人都能战斗在抗疫前线，年轻人凭什么龟缩在后面？”

如果没有疫情，朱如归原本计划趁寒假来一趟远行。母亲经营的服装店辅要歇业几天，在福建大学的姐姐回家，难得一聚，全家人准备报个旅游团出去走走。这个平日有些叛逆的大男孩，对出行期待已久，还专门买了一个大行李箱。

疫情突如其来。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时，有关武汉的新闻一条接一条，朱如归有些烦乱。

身边的气氛也很紧张：亲友微信群里，真假假的消息越来越多。县城大街上，许多人戴着口罩，行色匆匆。过年的热闹气息，全无踪迹。

1月21日，一张突然蹦出的照片，让朱如归坐不住了。“钟南山院士劝大家尽量不要去武汉，但他自己却向着武汉逆行。”他扔下手机，在家中来回踱步，只感到一股热血往头顶上涌。

事后回忆起来，母亲朱伟红才觉得，那天儿子和平时“有些不一样”。

整个下午，朱如归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电话。

第一个电话打给武汉团市委。“我想去当志愿者，尽一份力！”满心期待，听筒那头等来的却是婉拒。同济医院、金银潭医院、协和医院……他顺着网上查来的电话逐一打过去，都是同样的结果。

婉拒的原因不难理解，但朱如归还是有些沮丧。

“人家觉得我太小，又这么远，担心安全无法保障，都劝我留在家中。”片刻犹豫之后，他还是决定要去，理由很“冲动”——“84岁的老人都能战斗在抗疫前线，年轻人凭什么龟缩在后面？”

计划开始实施。他瞒着母亲，悄悄准备口罩和消毒液，又找同学筹集路费。大家都是学生，只能你一百、我两百地凑，终于凑到了1000元。“我掰着指头算了算，这些钱差不多够了。”

1月23日，武汉“封城”，朱如归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“不能再等了，去了再说！这么大的城市，总需要人进去帮忙吧？”

除夕之夜，朱如归同家人吃了团圆饭，连细心的姐姐都没有察觉到弟弟的异常。当晚，他连夜写下志愿书，想着到了武汉“应该能用得上”。字迹不算工整，但却是用红笔写的，他还专门备注：红字以表决心。

大年初一——早，他告诉母亲，要去西安找同学玩。“疫情这么严重，你到处跑什么！”朱伟红扣下了他的身份证，他又说要去走走，这一次母亲没有阻拦。

朱如归故意从前门大摇大摆出去，又悄悄绕到后院，提起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，踏上征程。

他坐公交车到了最近的汽车站，办了临时身份证，乘火车到达西安。前往湖北的车票已经买不到，他掏出手机，查到离湖北最近的车站是河南信阳，“先去这儿！”

硬座车厢里乘客稀少，朱如归一夜无眠，满脑子都想着如何进入武汉。

车抵信阳，他打车到107国道边，再也无法前进。他临时决定，步行前往武汉。

每到一地，都有交通管制关卡。几乎所有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戴着口罩、拖着行李的年轻人，都很惊讶。有劝返的，有提出要送一程的，朱如归一一婉拒。“大家都在岗位上脱不开身，不能给人添麻烦。”顺着国道，他走了一天一夜，累了就坐在旅行箱上打个盹。

大年初三晚上，他抵达湖北孝昌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段路走了110公里。

此时，母亲还对他的“出走”全然不知。儿子去同学家小住几天，以前也有过几次。电话打不通，朱伟红并没有太在意。

从出门的一刻起，朱如归就屏蔽了母亲和姐姐的电话、微信。“他们打电话过来，肯定会劝我回去。妈妈一哭，我也怕自己会动摇。干脆，就当一次‘不孝子’吧！”

心里是有怕的。坐火车时，朱如归把自己的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密码编成短信，发给了最好的朋友，还叮嘱一句：“如果我回不来了，请转发给我的妈妈。”

不过，为防万一，他还是向亦师亦友的班主任王静通报了行程。

直到王静打来电话，说他步行了100多公里，是不是荒郊野岭，有没有危险？他在哪里休息的，有没有狼？”得知这段行程，她仍止不住后怕。

战“红区”，亲历悲喜时刻

“哪怕是给病人送餐、打扫卫生也行，这些不需要专业知识。普通护工能做的，我都能做！我来了就是吃苦的，到一线为医护人员搭把手，能帮一把是一把！”

到达孝昌后，朱如归已是精疲力竭，手机电量只剩下6%。听说这里的疫情也很严重，他临时决定改变行程。

大年初四清晨，他一路打听，找到当地的定点医院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，说明了来意。“马上安排！”听到院办主任这句话，朱如归眼前一亮，“来对地方了！”

彼时的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，人手、物资、床位，样样都缺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。朱如归被立即安排在后勤岗位，为医护人员配送餐食。

第一天工作结束，他有些不甘心，决定拼一把，请求到隔离区服务，“万一成功了呢？”非专业人士，没有防护经验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朱如归拦住护理部副主任汤晓燕，做了

整整15分钟工作。“我反复说，哪怕是给病人送餐、打扫卫生也行，这些不需要专业知识。普通护工能做的，我都能做！我来了就是吃苦的，到一线为医护人员搭把手，能帮一把是一把！”

当晚，消息传来：“可以进入隔离区工作”。朱如归有些迫不及待，还颇带豪迈地向汤晓燕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危难关头，总有人要逆行战斗！”

为病人送餐、清理餐余，帮他们翻身、端尿，观察危重症病人的生命体征……穿上防护服，进入呼吸内科病房，朱如归也拉响了自己的“一级响应”。

进入隔离区前，他进行了一番心理建设。但真正身处其中，看到并肩作战的医护人员，恐惧感也渐渐消散。

然而，气氛还是有些压抑。

疫情发生之初，满是未知，同事的脸上写着焦虑，有的患者意志消沉，整日蒙头大睡。有的人唉声叹气，甚至抗拒治疗。病房中，几乎看不到笑容。

“哪怕戴着口罩，我也要咧着嘴，让病人们听到笑声。信心太重要了！”有时不懂方言，朱如归就用夸张的手势，比画着各种动作，患者嘴角终于挤出了一丝丝笑容。

隔离病房里，也有百态人生。

6床的黄叔叔，是确诊病人中最乐观的一位。他强迫自己多吃多喝，只为提高免疫力。有时咽不下，眼睛瞪得扑扑闪闪，惹得病友忍俊不禁。出院时，他把朱如归叫到身边，说想认下这个“干儿子”。

23床的丁阿姨，性格温和。一次，朱如归走到她身边，正在吃饭的丁阿姨顾不得抹嘴，急忙戴上口罩。“我是确诊病人，你离我远一点，小心给你传染上。”

这句话，让他感慨万千：“都说我们在守护病人，其实，病人何尝不是在保护我们。”

有悲痛万分的“至暗时刻”。

70多岁的吴奶奶是重症患者，意识时而模糊时而清醒。每天有3小时，朱如归都在为她服务。老人喝不下药，他把药磨碎，用葡萄糖和成药水，拿注射器顺着嘴角喂老人服下。一天下班后，工作群里发来消息，“吴奶奶走了”。

“几个小时前我还在她身边，她还拉着我的手。”时过多日谈及此事，朱如归还是深吸了一口气：“那一瞬间，我觉得很沮丧、很无力，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。”

但更多的是振奋，信心也在一天天增加。

一位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80岁患者，被医护人员全力抢救，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；重庆医疗队来援，物资、人员不再紧缺，出院的病人越来越多；有病人康复时，笑咪咪地动员他以后到孝昌安家工作……

3月4日，朱如归已经在就地休整隔离，手机“叮咚”响起，微信群里的一条消息，让他从床上一跃而起。“呼吸内科最后一位患者出院，清零了！”

激动异常，眼眶红润。朱如归说，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拼搏的价值与生命的可贵。

瘦了15斤，他也把心留在湖北

“刚来的时候，这座城市很冷清，路上没有人，也很少有车。后来，看她一天天活了过来，很感动。湖北人民为抗疫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太大，太大了！”

疫情期间，有近20名志愿者在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服务。朱如归年龄最小，也是唯一

来自外地的志愿者。

仗着自己年轻，身体好，在呼吸内科病房工作25天之后，他又马不停蹄，转入新建的板房感染科。

医院劝他休整，他顶回去一句：“我来了就不会轻易退却当逃兵，疫情不退，我不退！”

也还是有很多时候，让朱如归觉得“有点顶不住了”。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“像是在火炉里一样”，每次从隔离区出来，秋衣湿得能拧出水来，要喝一大瓶水才能缓过劲。最困的时候，他靠着墙都能睡着。

千里之外的朱伟红，对儿子牵肠挂肚。开始工作后，朱如归和她恢复了联系，朱伟红又急又怕，电话里却不忍责备。

有时儿子太累，仅回复一句“活着呢”，就能让她泪眼婆娑。有时几天没有消息，她便心慌意乱、寝食难安。平时很少看新闻的她，悄悄在手机里下载了一堆新闻App，每天浏览着前方的海量信息，心情才能渐渐平复。

3月初，朱如归被医院“下了命令”，进入酒店隔离休整。终于能喘口气了，他开始发一些朋友圈。为整理心情，也为给亲友报个平安。

闲暇时，他喜欢靠在8楼房间的窗边向外张望，眼瞅着被按下“暂停键”的一切，渐渐复苏。

“刚来的时候，这座城市很冷清，路上没有人，也很少有车。后来，看她一天天活了过来，很感动。湖北人民为抗疫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太大，太大了！”

在同事眼里，朱如归很拼，抢着干脏活累活儿从不惜力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位同事把他的事发到了朋友圈，这个来自异乡的小伙子，在孝昌有了名气。临行前，他去小卖店想给同事买些水果，店主认出了他，坚决免费。

“支援湖北的人很多很多，有太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。我只是做了一个年轻人应该做的事，没有什么特殊的。”朱如归硬是把钱塞给了店主。

有很多人记住了他。那个起初很灰心、被他拉着锻炼身体的小伙子，出院临别，邀请他明年樱花盛开时，来武汉一聚。

采访过他的孝昌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腊梅，想请他给同龄的儿子，讲讲这个春天里的故事。

到了告别时刻。3月24日清晨，汤晓燕和同事来为朱如归送行。“你为孝昌拼过命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”朱如归又一次红了眼眶，自从去了湖北，他“泪点变低了”。

火车上，朱如归悄悄退出了工作群。回到眉县，经历了14天的隔离，家乡人用红被面迎接了这位小英雄。在关中农村，这代表着最高的礼遇与祝福。

朱伟红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她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迎接儿子回家。

经历了生死考验，这个爱喝功能饮料、喜欢运动的小伙子，比往常多了一份沉稳。学旅游管理专业的他，甚至改变了志向，想参军入伍。在他眼里，这同样是一个能为国奉献的职业。

“这59天，是我一生的珍藏。人这一辈子，能有几次为国家去拼命、去奉献的机会？”朱如归顿了顿，“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回孝昌看看。”

比起出发时，朱如归瘦了15斤。



◀◀ 扫描二维码，
观看报道相关视频。

“

“早安！今天起，请给我摘下‘英雄’的前缀，我是那位先生的爱人，是两个可爱孩子的妈妈，是你们身边那个平凡的同事……我是上海的2400万分之一。收起过去，平凡的我，汇入万家灯火，回归平淡的生活”

本报记者朱翔

“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，去抢救在病魔爪下挣扎的病患。”

当新冠肺炎疫情警报拉响，上海浦东新区浦南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、退役军人李晓静第一时间向原单位——上海长征医院党委写下了请战书。

写了请战书的她，甚至都没来得及等到部队的回复，没来得及和家里老人道别，就在大年初三的夜晚，带着上海医疗护理队驰援武汉，用一场逆行践行了退役时许下的铮铮誓言：“若有战，召必回！”

从1月27日驰援武汉到3月31日圆满完成任务回沪再到完成14天隔离，李晓静终于“出关”。

回忆这2个多月的日日夜夜，李晓静感慨地说：“当年SARS疫情去支援小汤山时，是带着年轻人的一份激情与热血，是作为军人的义不容辞；17年后再上一线战场，我觉得更多的是作为一名医务人员的从容和坚定，带着一份坚信我们能够成功的信念。”

再上战场更从容

17年的时间，对一个人来说不算短，李晓静自己也没想到，17年后还会再次“白衣执甲”，走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。

李晓静是1991年高中毕业参军入伍的，在服役期间考上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护理系，成为一名军人护士。2003年，作为第二军医大学抗击非典医疗队的一员，她和战友们奔赴北京小汤山医院。

17年后的2020年，新冠肺炎疫情突袭，再次上一线时，李晓静觉得自己坚定而从容，“那是我应该做的事，我应该去担负的责任”。

“2003年的时候，我是一名军人，服从命令是天职。当部队一声令下，所有人前赴后继，不会考虑自己。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我们要战胜‘非典’这个可怕的敌人。那个时候心里有一团火，青春激昂，热血沸腾，完全没有恐惧，心里充满了军人上战场的荣光。”李晓静说。

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医院组建医疗队支援前线，李晓静主动打电话给护理部主任，“我是神经外科监护室出身，有危重症患者抢救的经验；我去过小汤山，有传染病护理经验，可以应对灾后可能发生的疫情”。

在地震灾区，一名由于工伤导致脊髓损伤的病人因手术时间长卧床导致便秘，李晓静用手一点一点帮病人抠出大便。“四川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生活，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刻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。”
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，已经退役的李晓静第三度请战。“这次报名请战的时候，我内心挺平静的，虽然我已经脱下了军装，但我还是应该作为一名医护人员、作为一名党员，跟大家奋斗在一起。这是我的专业，是我应该做的，在这个特殊时期，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身份，大家都在共同携手战斗，战胜病魔。”

在李晓静看来，作为军人的她是好强的；而退役之后的她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心态更平和了，“对于从军队退役的人来讲，更关键是自己要做什么，想做什么，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”。正是她的这份从容与平和，孕育出更多温暖与力量。

在1月27日夜向武汉进发的列车上，李晓静发了一条朋友圈，“17年前，作为军人，我义无反顾奔赴小汤山，17年后，脱下军装，我义无反顾再次出征，只为那份初心：我是医务人员。”

在“骆驼”与“水牛”间切换

抵达武汉后，50名上海护理队员经过培训，除了15人增援到第一批医疗队值守的病区外，其余35人迅速充实到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各个科室。

金银潭医院救治的都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人，因为防护服短缺，医疗队员不能做到4小时一班轮换，经常要6、7个小时一班，甚至要超过10个小时。大家顾不上吃饭、休息，都在与时间和病魔赛跑。

“当时由于人手少，任务重，我们每个班从一开始规划的4小时延长到6、7个小时左右。加之出于节省装备、节省时间的考虑，我们就在‘骆驼’和‘水牛’之间切换——开工前当‘骆驼’，尽量少喝水，避免上厕所；等下班了当‘水牛’，咕嘟咕嘟灌下一大瓶水，把自己直接喝饱了。”李晓静笑着回忆说，“大家开玩笑说，穿防护服要半个小时，上个厕所才半分钟，实在太划不来了，坚决少喝水，多憋着。”

今天起，请给我摘下「英雄」的前缀

从小汤山转战金银潭，退役军人李晓静的抗疫故事



▲出征那天，李晓静面向车窗外，向送别的人们敬了一个军礼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